

美国多地放开大麻管制,以图增加税收减轻执法压力,不料——

# 大麻合法化 黑市仍猖獗

在美国,大麻合法化已在部分州先行开展,初衷是通过合法管控大麻的生产和销售,充实地方税收,同时抑制黑市交易以减轻警方执法压力。

然而,如今在大麻合法化的城市中心,正规销售点虽然遍地开花,但黑市交易依然猖獗,瘾君子还是热衷于找地下毒贩购买大麻。专家认为,主要症结在于合法大麻成本较高。这个难题该怎么破?

## 黑市低价诱惑力大

2012年12月,华盛顿州通过新法案,允许州民持有与销售消遣用大麻,成为美国继科罗拉多州后,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的第二个州。

很快,大麻合法销售点如雨后春笋般开起来。主政者希望借此扫除黑市,将大麻交易纳入合法管控轨道,增加大笔税收,让警方集中精力打击严重犯罪。

新法似乎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合法化政策先行的两个州,以持有大麻罪名实施的逮捕案例大幅下降。截至去年,华盛顿州减少了98%,科罗拉多州少了95%;对合法大麻生意征收的高税率也给两个州每年带来数千万美元额外收入,教育和医疗保障体系因此受惠。

另外,随着两州实施新政以及全国范围内放松对医用大麻管控,各地黑市交易价格也受到打压,集中于中美洲的贩毒集团甚至开始放弃大麻,转向生产利润更高的毒品如海洛因等。

然而,合法化政策另一个目标似乎收效甚微:在先行合法化的城市街头,大麻黑市交易依然猖獗。有钱人不再担心因在家中吸食大麻而被捕,而对低收入阶层来说,非法贩卖大麻仍是“可靠”的谋生手段,尽管他们常常因此被捕。

科罗拉多州伊利市警察局长、领导“科罗拉多州警察局长联盟”大麻问题工作组的马克·巴斯克斯说:“科罗拉多州大麻黑市依然活力十足,将来也会继续红火下去。”

他认为,大麻黑市依然红火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科州本就存在一个医用大麻市场,医用大麻售价比合法注册的消遣用大麻低得多,因为后者含总计27.9%的税,而售卖医用大麻可免去大部分税,所以倒卖医用大麻有利可图。

其次,新法规允许以个人使用为目的种植大麻,无论街头贩毒者还是隐藏在免费分类广告网站里的“黑市个体户”,都能轻易获得稳定供应。在部分城市,大麻种植和销售简直泛滥成灾,警方根本无力一一打击。

弗朗西斯科·加利亚多从前混黑道,如今改邪归正,领导科州首府丹佛市“帮派救助计划”,帮助当地少数族裔青年脱离帮派生活、走上正道。他说,丹佛市一直存在在大麻地下买卖,即使如今合法销售点遍地开花,黑市买卖依然旺盛,因为“这些店价格贵得离谱,而人们可以从街坊邻居那里买到便宜货”。他认为,要想让黑市降温,唯一办法就是“降低税率”。

## 彻底铲除成本太高

去年,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分别降低相关大麻税率,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挤压大麻黑市生存空间。



西雅图正规销售点中陈列的大麻制品

本版图片 ©



地下毒贩在街头黑市售卖的包装大麻



科罗拉多州的私人小作坊正分装大麻,准备到黑市出售

但两州降税力度都很小:华盛顿州仅把税率从44%左右降至43.5%;科罗拉多州则通过议案,拟于2017年底前实现税率从27.9%降至25.9%。依据佛蒙特州调研报告的提议,这两州改革后税率依然维持在“可接受税率”中的高端水平。

消费者为合法获取大麻到底愿承担多少额外成本?华盛顿州曾做过一个小规模网上调查,结果显示:如果黑市上一克大麻卖10美元至15美元,那么消费者平均愿多支付5美元从合法销售点购买大麻。但是,近一半受访者表示最高只能接受2美元额外成本,近三分之一的人不愿多付一分钱。

参照这个调查结果,假如要彻底铲除大麻黑市,税率就必须设得非常低,让所有消费者都能欣然接受,这就意味着政府增收美梦几乎

化为泡影。另一方面,专家认为,根据经济学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只要合法市场能笼络住75%的消费者,州政府就能最大限度实现增收目的,并不需要彻底铲除地下交易。从现实而言,似乎也很难真正根除。

在西雅图街头,托马斯·特里说,他在母亲失业后开始卖大麻。当时他才16岁,毫无经验,但身边朋友干过这事,他知道这营生容易上手,也能赚钱。

特里说:“我如果不去挣钱,家里没人能挣,我不能傻等在那儿,祈祷有人帮我们付房租。”他辍了学,后来找到一份正当工作——在餐厅洗碗,按每小时11美元计酬,每周能挣大约300美元,这成为他主要收入来源。但这些钱在支付了房租和日常支出后就剩无几,尤其他

现在还要养孩子。特里说,卖大麻可以贴补家用,而且,只要他想卖,总有人买,而且付的是现金。“现在,我买纸尿裤、奶粉之类育儿用品的钱,都是靠卖大麻在挣。”

## 凸显贫富阶层鸿沟

世界上多数国家严禁大麻生产和交易,即使在美国,各州对大麻合法化的态度也存在争议,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放宽对医用及消遣用大麻的管制。

目前,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四个州正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16个州不将制售消遣用大麻列入刑事犯罪;7个州正式放开制售医用大麻。加起来,27个州不同程度地放宽对大麻市场的管制。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今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假如有足够多的州开始大麻合法化进程,国会也会顺其自然考虑立法将大麻移出违禁麻醉药名单。

专家指出,一旦得到联邦法律承认,放开大麻市场便将不可避免地迅速在各州推进。两个月前,内布拉斯加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向最高法院起诉科罗拉多州将大麻合法化违反联邦法律,但最高法院拒绝举行听证会。

事实上,大麻合法化后,黑市虽然没消失,但多少也受到冲击。加利福尼亚说,在丹佛市,大麻黑市至少比合法化前规模变小了,也不像从前那么暴力。街头大麻贩子很少再从制贩毒集团那里购买大麻,而是从本地私人小作坊手中购买。

另外,街头小贩和合法注册零售店的主顾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类人。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会选择多付一些钱从合法渠道购买大麻,黑市对他们来说不再有吸引力。光顾黑市的多数是穷人,而在大多数城市中心,穷人多为少数族裔。

部分专家认为,要说大麻合法化的失败之处,倒不在于它丝毫没打击到黑市,而是这项政策让黑市交易涌入贫富阶层之间的鸿沟,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因为在合法化大潮中,城市中产阶级可以安于将吸食大麻当作日常消遣,无需再顾虑违抗司法系统的风险,而合法和非法市场间的价格差足以让穷人们铤而走险,以倒卖大麻谋生,继续成为执法者的重点打击对象。 济达

### 相关链接

## 试行大麻合法化 解禁私酒成样板

美国佛蒙特州正在探讨推行大麻合法化的可能,为充分考察、预判合法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州政府组织政策调研,其中一个参考范例就是华盛顿州上世纪30年代初解冻私酿酒禁令的成功做法。

当时大萧条危机正逼近美国,各州苦于财政空虚,纷纷考虑对私酿酒合法化并课以重税。时任华盛顿州州长克拉伦斯·马丁委任海军少将卢瑟·格雷戈里领导“控酒局”。格雷戈里大刀阔斧,颁行一系列争议政策,却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

他第一个举措是宣布对所有私酒贩子和地下酒坊“既往不咎”,只要对方愿意“改邪归正”,就可获批合法生产和销售执照。第二步,他说服议会按照全美最低水准制定私酒征税税率,使那些从地下转入地上的私酒商有足够利润空间,合法酒商得以维持较低定价,从而使私酒在市面上失去竞争力。

另外,他对任何执迷不悟、以身试法的人毫不手软,私自酿造或贩售酒类者一旦被发现,就永久性进入“黑名单”,终身不得在该州从事相关行业。

格雷戈里这三记重拳与急于增收而主张课重税的议员们想法背道而驰,但事实证明,这套政策有力地将私酒市场从地下转入地上,消费者能从合法渠道获得平价酒,余下少数私酒贩也很快被逐出市场。

维持最初三年低税低价政策后,格雷戈里骤然将税率抬至全美最高水平,酒价自然随之飙升,但人们并没因此转向黑市,因为后者早已消失。

格雷戈里认为,私酒黑市的存在正是因为合法市场上生产成本与最终售价间有差距,且这个差距被税率扩大,一旦缩小这个差距,黑市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佛蒙特州调研报告指出,在大麻合法化问题上照搬格雷戈里的经验也有风险。和私酒不同,大麻在大部分消费者支出中仅占非常小一部分,即使征收较高税率,也只能影响到瘾君子的消费欲望,低税率也不会让普通消费者省太多钱,另一方面,一旦任由大麻价格降得过低,那些已有吸食习惯的人就更容易放纵自己沉溺其中。

格雷戈里式策略还潜藏另一风险,即初期实施低税率造成大麻合法产销利润偏高,容易形成大麻产业既得利益集团,日后若想抬高税率,可能会遭到游说集团强烈阻挠而无法施行。另外私酒贩子只要获取执照就能马上正经做生意,如今街头贩毒者却普遍缺乏运营合法零售点所需的资本和专业知识,想“从黑转白”很不容易。

不过,格雷戈里经验最可借鉴的是“守法成本”问题:制毒贩毒需要不菲的成本投入,一朝被迫退出市场,就不大容易卷土重来;而政府打击地下交易的同时,对循规守法者应给予能鼓舞人心的回报,这样才能实现“邪不压正”。